

原著 应天渔

僧俠情緣

上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僧 侠 情 缘

原 著 应天渔
整 理 章 凡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时值明初，西域番僧经长期谋划，又来少林寺比武，凭一只怪笛，使许多少林高手败北。幸亏寺僧方忏和他七个“无”字辈弟子力挫番僧，才挽救了少林名声。番僧不服，“约好来年”孟兰盆会”重决雄雌。

在与番僧交手时，“主持”空观发现，方忏原是江湖上大名震遐迩的“魔佛”岳翎。空观藉机惩治方忏，把他贬入菜园并由两个人监视。当夜寺中火起，菜园中三人有两人已成无头尸。死者系岳翎？逃者系岳翎？

方忏的七名亲授弟子对师父感情甚深，私下少林为师报仇。

这七个小僧均是自幼入寺，对世俗人情、男女欢爱竟一无所知。七人之中武功最卓著的无欲（绰号铁蛋），在初离少林不久，便收了“吃”“喝”“嫖”“赌”四大高徒。并结识了当世三大堡之一——金龙堡主之女秦琬琬。虽僧俗异途、男女异性，但在不停的打、斗、讥、骂之中萌出了友与爱的情苗……。

在一次比武会上，无欲又与秦琬琬相遇，秦琬琬为使无欲长留身边，将其扮成小厮，混入了“金龙堡”。不料却被金龙堡主第二十七妾苏玉琪看中，欲以其为泄欲之面首，幸被“嫖”、“吃”二徒抽梁换柱，方才脱身。

无欲等人逃出“金龙堡”又陷身“白莲教”之囚室。后

得知，师父方忏乃白莲教教主之一，且手握白莲教武功精髓——“天书神剑”。无欲凭着“如来神功”炸破囚室，与师父见了面。

至此方知：少林神功真传正宗已被盗出。而空观主持，乃是与西域番僧勾结之假主持。“盂兰盆会”已近，于是，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又开始了……。

近晚时分，位于洛阳府通衢大道上的“同庆酒店”早已灯火通明，上上下下忙着张罗生意。

然而，与往常不同，今天的光景颇透出几分古怪。店门口虽然熙熙攘攘地拥簇着上百个人，店内却始终只有两三只小猫。

老掌柜的嘟着嘴儿坐在柜台后面，不住把眼望向门外，眉毛不时弓得象发怒的猫儿脊背一样。看来他是在极力克制自己，但是终于忍不住了，踱着步子走到店门口，把双臂一扬，放开嗓门道：“各位乡亲，请让一让，想进敝店来的客人都进不来啦！”

挤在店前的人们却根本不理他，依旧伸长脖子，在看那张贴在店前木牌上的告示。

老掌柜的又用更大的声音呼喝了一遍，于是有些人就很不痛快了，杂七杂八的话也就上来了：

“怎么的？捉拿人犯的告示也不准看哪？莫非这个采花贼就藏在你的店里？”

还有人用更刻薄的调调，但却是开玩笑说道：

“说不定采花贼就是他哩！”

这一来，老掌柜的反倒乐了，火鸡似的咕咕笑了两声——痰直在喉管里打转：“那儿的话，别被那些娘儿们采

走就谢天谢地喽！”他转身赶回店里，身后哄起一片笑声。他那不太灵光的耳朵并没有听见在爆笑声有人说：“还会有婆娘要采你呀？呸！”

他坐回到柜台后面，自顾自地偷笑一阵，忽又不知怎的一惊，狐瞅起眼来打量店内的客人，仿佛他们之中就有那个采花贼一般。

时辰尚早，一共只有两桌客人。其中一桌坐着六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小和尚，只见他们有胖有瘦、有高有矮、有黑有白，长相各异。唯独六个脑袋都光溜溜的，顶门上放着同样的光，把个酒楼照亮了大半边儿。他们叫了一桌素菜，慢吞吞地吃着喝着，六双眼睛不时飘来飘去，好似一窝正在寻缝觅隙的老鼠。

另外一桌则独自坐了个半截铁塔似的黑小子，眉目间塞满一股粗野骠悍之气，身上的衣裳虽不见脏，却总让人觉得他浑身都是泥巴。这家伙食量很大：面前摊着一大片碗盘，好似当年宋公明大败童贯所排下的九宫八卦阵，他也不拿筷子，只用手乱抓。吃到兴起处，便把整个盘子端了起来往嘴里刮。

老掌柜的看在眼里，疑心便转移到这小子付不付得出帐来的问题上去了。正烦恼间，忽听门口一声暴喝：

“让开让开！都挤到这里干屎！”

老掌柜的一转头，就见两条粗大汉子双臂戟张，排开门口的众人走进店来。

老掌柜的一转头堆下笑脸：“杨镖头，李镖头，近日可好哇？”

这两人俱是洛阳府“振武镖局”的镖头。痘子脸的江

湖人称“铁枪”杨泰，麻皮脸的唤做“夜路鬼”李盛。他俩向掌柜的打个招呼，在黑小子隔桌旁坐下了，点过酒菜，便高谈阔论起来。初始不过扯了些镖局里的事儿，末了竟扯到采花贼上面去了。

“铁枪”杨泰一拍桌子骂道：“这等淫贼若犯在大爷手里，定叫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却听一个稚嫩的声音道：“二师兄，银贼是什么啊？银子做的贼？”

杨、李二人不禁齐皱了皱眉，转头望去，发话者原来是那六个小和尚中的一个，长得唇红齿白，园园胖胖，好似一个用雪花滚成的丸子。被称作“二师兄”的乾瘪和尚赶紧把头一低，不耐烦道：

“莫问莫问！烦不烦哪！”

白嫩小和尚却一定要问，而且越问声越大，搞得“二师兄”没咒念，忙夹了一筷子菜衔在嘴里，咕咕啾啾地说：

“偷银子的贼啦！”

隔桌那黑小子不禁大笑一声，喷得满桌子都是菜渣，忙用手抹了，又塞回嘴里去。

“夜路鬼”李盛也觉得有趣，悄声向杨泰道：“这几个小和尚呆得紧，却要他们一耍。”

杨泰笑道：“休惹麻烦，咱们还是喝自己的酒吧。”

李盛还待再说，忽闻一串又响又快，鞭炮也似的话声一踏响进店来：

“你们六个好不要脸，也不等我就先吃起来。师父说过，做人要讲义气，你们跟师父学了那么多年，结果还是抵不过肚皮作怪！”

李盛低笑道：“没听说和尚也讲究义气的，他们那师父也是妙人一个。”

杨泰举目望去，只见一名黝黑脸膛上生了双晶亮大眼睛的小和尚，好象一步一跳地走入店门。他身量虽不高，却长得异常结实，胸臂如同小豹子一般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散发出一股仿佛永无歇止的活力。杨泰暗吃一惊，低声道：

“这个小师父底子甚厚，别是少林寺的？”

李盛皱眉道：“少林寺清规严谨，五百僧兵警卫森严，怎会随便把这七个浑头放了出来玩？”

却听那白嫩小和尚唤道：“铁蛋，快来吃，这儿的豆腐比寺里好吃多了。”

另一个长得好象弥勒佛的小胖和尚也嘻着嘴，笑道：“好吃，好吃。通通都比寺里的好吃。”

“铁蛋”小和尚闻得此言，简直连命都不要了，虎狼般抢来坐下，也不管谁的筷子，一把抓了，舞得个风雨不透，其余六人便都只剩摇头的份儿。

被抢去筷子的那个大块头和尚，气冲冲地想要夺回吃饭家伙，却遭“铁蛋”顺手一记筷根，凿得脑门子红了一大块。铁蛋兀自比划着说：“石头，吃饭的时候少惹我。”

一个眉眼鼻嘴全长在一起的小和尚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愤愤道：“你们两个成天斗来斗去，真是一对讨厌鬼！”

铁蛋笑道：“谁叫他以前老欺负我？以前是鸡蛋碰石头，现在可是铁蛋砸石头，这就叫业报！”

另一名苦瓜脸型的小和尚，眼角往下一搭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好啦，别吵了。铁蛋，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
铁蛋扬臂一挥：“没化……”

他“着”字没出口，脚就被二师兄在桌底踩了一下，他便连忙改口，向店外一指：“嗯，那个……什么采花贼……”他本是随口说说，但一说到这三个字，不由得蹙眉认真想了想：“奇怪，这外面的规矩好怪，采花也犯法！咱们寺里高兴怎么采就怎么采，从来没人管过。”

李盛便向杨泰使了个眼色，大声道：“这个采花贼呀，偶尔当当，滋味可真不赖。怎么说呢？男人采花本就是人生至乐……”

他眉飞色舞地说到这里，却听隔桌黑小子一巴掌拍在桌面上，同时大哼了一声。

李盛便打住话头，斜睨过去，只见那小子正瞪起两颗牛卵子似的眼睛，怒气勃发地瞪着自己。

李盛天生一副好惹事的脾气，又喝了点酒，目睹此状反而说得更加起劲：“那只猫儿不偷腥？那个男人不采花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不采花的都不算男人。想当年老子采遍大江南北，啊哈，简直把骨头都采空了，拿把榔头敲敲，都会‘咚咚咚’地响哩……”

黑小子似是按捺不住，虎地蹬开椅子站起，就如平地冒出了棵大树，只一步就走到了李盛面前，用那赛胜饶绛的嗓门道：“相好的，莫非你真采过花？”

李盛当即把眼一眯、嘴一噘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你老子爰采不采，干你屁事？”

杨泰忙一扯他，向黑小子拱手笑道：“我这伙计就是爰开玩笑，你别当真。我们一向规规矩矩地在镖局里讨生活，何曾采过什么狗屁花？”

他这话软中带硬，点明了自己是镖师，若非皮肉发痒，

就你来招惹。

不料那黑小子却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原来是保镖的。”言下颇有不屑之意。

这下轮到李盛火大了：“保镖的又怎么样，你这小子他妈……”他上下打量了黑小子一眼，“不要以为大爷我不晓得你在耍些什么把戏。瞧你穷里穷气的，一定是身上没钱付帐，所以想挑起场乱子，好趁乱一走了之，对不对？”

此言一出，黑小子倒没如何，反而是那七个小和尚象被冷手在光头顶上摸了一把，齐打个寒噤，匆匆低下头去，连脖根都红将起来。

只听黑小子冷笑道：“没钱的恐怕是你自己。”

李盛立即从腰间摸出一大锭银子，朝桌子上一摔：“你看过这个没有？够买十头象你这样的猪。”

老掌柜的见势头不妙，忙赶过来哈腰作揖，两下相劝。

李盛一摆手，道：“掌柜的，我是为你好哇，这小子等下如果付不出钱，胡闹一通溜了怎么办？”

黑小子一张脸气得铁青，往破布衫里一摸，掏出个碎花布包包，也往桌上一摔，解开看时，却是十几颗比鸭蛋还大的夜明珠。

大伙儿的眼睛不由全都一直，愣望着对方发怔。

黑小子见状，一挺胸脯傲然道：“这算什么！老实跟你讲，半座伏牛山都是你爷爷的！”

杨泰、李盛脸色齐地一变，互望一眼，杨泰又拱拱手道：“敢问小兄弟如何称呼？”

黑小子冷笑道：“告诉你也不怕你掏掉我的卵。你老爷复性赫连，单名一个‘锤’字，江湖人称‘小黑熊’。”

杨泰脸色又是一变，说话却更客气了：“‘黑熊’赫连大刀寨主可是令尊？”

“小黑熊”赫连锤越发得意：“不错，他正是我那老不死的老子。”

杨泰便又把双手拱将起来：“赫连寨主领袖群伦，威名远震，兄弟我早就佩服得很……”

赫连锤点头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

杨泰续道：“只恨兄弟我福薄，至今尚未能见过赫连寨主……”

赫连锤这会儿连尾巴都翘起来了：“你们这些保镖的，他可没空见。”

杨泰说的本不过是场面话，好歹套个交情，日后也许能有个照应。不料这小子不识相，越往人头上骑，杨泰心下暗怒，便向伙计递了个眼色。‘夜路鬼’李盛早已按捺不住，当下破口大骂：

“入你个臭娘十八层皮！只不过是是个土强盗，穷神气些什么？”

赫连锤怒道：“强盗总比你这个采花贼好得多。老爷这次出山，就是为了要杀光你们这些江湖败类！”

这边吵得正凶，那边七个小和尚却互挤一下眼，雪花丸子似的小和尚便大声道：“强盗遇见贼，不打不分明，这场热闹可不能不看。”

铁蛋马上老气横秋地摇摇头：“两个打一个，赫连黑熊才不会这么笨噢，等找来帮手再打不迟。”

听得杨泰暗中直皱眉：“这几个出家人怎么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？”

那个“二师兄”更把上嘴唇撅得老高，吟诗一般地说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小人动口也动手。好汉嘛，是动手不动口。我看他们三个，废话说了大半日，这场架当然是打不起来了。”

赫连锤听在耳里，无异耳内扎进了几百根针，老大不受用，立即将双臂朝杨李二人一伸，全身骨节‘劈哩啪啦’暴响了一大串：“象你们这种肮脏货色，大爷他奶奶的从小打到大……”

李盛那忍受得了这种奚落，挺腰站起就待开打，老掌柜的与跑堂人等赶忙来劝，赫连锤却拿出一颗夜明珠往桌上一摆，喝道：“东西打烂了都算我的！”

这边手放下珠子，那边脚已踢了出去。

李盛见他势道来得凶猛，不敢硬接，将身往旁一闪，却待用手去托，不料赫连锤体躯虽大，身手可不慢，平踢的左脚忽然转向朝李盛颈间踢去，右拳也同时击往杨泰面门，杨泰白脸唱不成，当然只有豁上了干。他在江湖打滚多年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攻敌要害。只见他上半身忽然向后一折，左掌直掏赫连锤下阴，右手也没闲着，摸起一只盛烤鸭的大盘子就朝对方头顶摔去。

赫连锤身体只一个侧转，便闪过杨泰上下两击，左手同时一记肘拳撞向李盛胸部。

李盛刚刚躲过一脚，对方肘拳又到，避无可避之下，只得翻起双掌硬架，只听‘啪’地一声巨响，李盛整个人都飞了出去，恰恰跌在七个小和尚的桌上。

铁蛋笑道：“赫连黑熊果然力大，一顿饭吃那么多，总算没有白吃。”

“二师兄”却向兄弟伙儿挤了个眼，假发一声猫喊，站

起身来嚷嚷：“不得了！不得了！要出人命！我们快去报官！”拔脚就往外走。其余六个也乱轰轰地喊作一团，泥鳅般朝店外直溜。

杨泰正在气头上，将身一纵，直扑那为首的“二师兄”，当头一爪抓下，边喝道：“出家人怎地这样不要脸，白吃白喝不算，还要扇风弄火，挑拨是非？”

他这一爪乃聚数十年之修为，自是非同小可，不料那“二师兄”只轻轻一让，就叫对方抓了个空，尚有余裕回头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咱们和尚不动口也不动手，是好汉的就休来欺负咱们。”

杨泰那肯就此甘休，又一掌击出：“要走可以，饭钱留下。”

杨泰举掌推到一半，忽觉一股巨大的阻力，恍若山崩海啸从掌侧逼涌而至，大惊之下，侧目一看，却见那铁蛋小和尚伸出两指朝自己手腕上轻轻一搭，低声笑道：“只怪洛阳府的人都太小气，化不着缘，可怨不得我们。”

杨泰猛一抽手，却抽不回去，想进，更不能进。他走南闯北二十余年，从未碰过如此情况，不由讶声道：“你们真是少林寺的？”

“二师兄”忙一旁岔道：“什么寺不寺的，咱们什么寺也不是！”

只一耽搁，赫连锤已飞身抢到：“找和尚打架算什么东西？”

“呼呼”两拳逼得杨泰腾身闪躲，七个小和尚就乘隙一溜烟全跑出店去。

杨泰又急又怒，叫道：“咱都着了那些秃驴的算计，你

这浑小子还要他奶奶的穷搅和？”

赫连锤冷笑道：“和尚当然都是老实人，只你们两个不是好东西。”说着提起拳头又打。

那‘夜路鬼’，李盛，虽然摔出老远，却未受伤，掇起一张桌子，奔进前来就朝赫连锤头上砸，杨泰也抄起一条长板凳，上三下四直扑赫连锤。无奈对方力大无穷，一拳一脚就把桌子板凳打得粉碎，急得老掌柜的抱头乱叫：

“众位好汉，拜托拜托，要打外面打，要打请到外面打！”

那三人正斗在兴头上，那还听得进话，不消几下就将店内家伙砸得精光，这下可乐坏了门口那些看告示的，大声为三人呐喊助威。

杨泰心知不是对手，打个唿哨，虚晃一招，抽身跳出店门，戟指大骂：“赫连小贼，有种休走，待大爷将息将息。再来与你算帐！”

“夜路鬼”李盛也从窗口跳出，把屁股朝赫连锤一翘：“且等老子回来喂你吃屎！”

赫连锤气得追出门来，杨、李二人早杂在人丛中溜走不见了。

赫连锤转身回店，向老掌柜的道：“一颗珠子够不够赔？”

老掌柜的只求及早送走这些瘟神，连忙打躬作揖：“够赔够赔，大爷请便！”

赫连锤把头一点，大步走出店门，往“长夏门”行去。

一路上他越想越不对，待将整个事情从头思量一遍，才知道自己上了那些小和尚的恶当。他忿忿暗忖：“两个保镖的固然不是东西，那七个小秃驴却也怙的可恶！出家人打诳撒

赖，决非善类！”

走了几步，又忖道：“此番出山，就是为了要杀光江湖败类，一扬我‘伏牛山黑风寨’赫连少寨主的名头，不想光这洛阳府的恶人就如此之多，天下败类要杀到何时才能杀得完？”

怀着一肚子的闷气与忧虑出了长夏门，来到城外自己投宿的“悦来客栈”，进得房间，便将置于床头的两柄金瓜锤拿了，插在腰间，当即返身出门，却见几个伙计坐在店前长条板凳上闲嗑牙。赫连锤冲口便问：“你们可知道那采花贼今晚要采哪一家的大闺女？”

一句话问得几个伙计都傻了半晌，其中一个脖子上生着白癣，别人称他‘小罗’的愣笑道：“赫爷，你问这干嘛？”

赫连锤皱眉道：“老子不姓赫，老子姓赫连，成天他奶奶的‘赫爷、赫爷’，祖宗都被你叫短了半截。”

另一个癞头癞脸，名唤‘大顺子’的笑道：

“反正你已经够高了，就短半截，也不差什么。”

赫连锤笑道：“休扯蛋，且说正事。”

小罗道：“赫……连爷要问这个，可难答了。那采花贼来去无踪，连官人都抓他不住，咱们哪知他今晚会上那儿找乐子？”

赫连锤瞪眼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你只消想想，上次闹采花贼，那个贼都去了哪些地方，这次这个贼自然也会去。”

几个伙计都笑，大顺子道：“咱们洛阳上次闹采花贼，大约是七、八十年前鞑子盘据时的事儿了。那次那个贼去的地方，如今恐怕只有老太婆和小妹妹了。”

赫连锤沉吟道：“这可难办。”

伙计都道：“难办哪，赫爷！”唯独小罗愣着眼问：“难办什么呀，赫爷？”

赫连锤又一瞪眼：“难杀他呀！”

众伙计都一愣。一个年轻的朝赫连锤腰中一瞥，笑道：“赫爷可是会家子哩！瞧这对锤，怕又有三、四十斤重！”

赫连锤“噗”地大笑起来，翻手拔出一柄金瓜锤，向那小伙计一伸：“你拿拿看。”

那伙计当真探出双掌来捧锤头，赫连锤只一松手，小伙计整个人便往下沉，锤也捧不住，掉将下去硬把土地砸了个小洼。众伙计俱皆一惊，齐声叹道：“好重的锤子！”

赫连锤俯身轻轻拎起大锤，傲然道：“我这锤，光一柄就四十四斤。两柄加起来八十八斤，比关老爷的青龙偃刀月还重出两斤！”

众伙计吐舌不迭，态度都更加恭谨起来：“赫爷与那采花贼有何深仇大恨？若有咱们能效劳之处，尽管吩咐……”

赫连锤摇头道：“仇倒是没有，只是要杀光这些败类。”

小罗吟道：“这贼有一桩跟别的贼不一样：他只采人家的姨太太，从不采大闺女或夫人元配……”

赫连锤皱眉道：“废话！有什么不一样？还不都是采？”

小罗赔笑道：“自是不错。但如果只往漂亮的姨太太上头去想，今晚那贼会去的地方就少得多了。”

赫连锤一拍前额，喜道：“嗯，好脑筋。衙门不用你当补头，真是憾事一件。”

小罗越发来劲，扳着指头道：“王员外有个漂亮的姨太太……”

大顺子岔嘴道：“那个已经被采过了。”

小罗生气道：“你敢保她不会被再采一次？”

赫连锤摆手道：“先算那些没被采过的。”众伙计便杂七杂八的算了一回，赫连锤又都问明住处，便拔腿要走。

小罗道：“连爷，你要带着那两个大锤子入城哪？守门兵卒只怕不依。”

赫连锤笑了，道：“谁还走门？墙头一翻就过去了。”

大顺子道：“赫爷高来高去的本领自是有的。”

小罗忙道：“这是自然。我是怕城头风大，连爷跳上去着了凉。”

赫连锤又摆了摆手，谢过大伙儿，掉头往城门走去，那些伙计兀自在后面大喊：“且候连爷佳音！”

赫连锤偏离大道，三脚两步行至一处僻静的城墙脚下，见天色已黑，便拢了拢袖子，扎了扎裤管儿，将大锤重新稳了稳，深吁口气，将身一纵，呼地窜起，不料那洛阳城墙筑得非比寻常，只差了半个身子高，竟没能跳上去。往下落时，又黑麻麻的，正不知地皮在哪里，待脚掌碰到地面，反应已是不及，当下摔了个满天星斗。

赫连锤暗骂“娘皮”，忍着痛站起来，喘了口气，这回却不窜高，到得半中腰便将双掌朝砖缝中一插，稳住身子，再一下一下爬上墙头，伏低腰身，闪过巡城兵卒。

从那边往下跳就简单多了。投颗问路石，测准高度以及下面虚实，一跳，正跳在一棵大树上，把树枝踏断了几根。拍拍身上尘土，躲进一条暗巷，把袖管放了，双手拢在腰际